

阿列克西耶维奇与“时代”

——俄罗斯时代出版社社长访谈录

张变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提 要: 俄罗斯莫斯科时代出版社拥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全部作品的俄文版权。这是一家怎样的出版社? 它是如何认同作家的创作理念并与其长期合作的? 又是如何预测其作品获奖情况的? 作家作品出版的具体发行量和读者反馈情况如何?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又是如何接受她的作品的? 带着这些问题, 笔者采访了时代出版社社长鲍里斯·纳塔诺维奇·帕斯特纳克(Борис Натан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先生。

关键词: 时代出版社; 文化市场; 阿列克西耶维奇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俄罗斯莫斯科时代出版社拥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全部作品的俄文版权。这是一家怎样的出版社? 它是如何认同作家的创作理念并与其长期合作的? 又是如何预测其作品获奖情况的? 作家作品出版的具体发行量和读者反馈情况如何?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又是如何接受她的作品的? 带着这些问题, 笔者采访了时代出版社社长鲍里斯·阿纳尼莫维奇·帕斯特纳克(Борис Натан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先生。

1 时代出版社的文化与市场

张变革(以下简称张): 您好! 帕里斯·纳塔诺维奇(以下简称帕), 我听说你们出版社是当代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书的出版社, 在市场上声誉很好, 而且是唯一一家拥有阿列克西耶维奇作品俄文版权的出版社。我从网站上了解到, 时代出版社得到莫斯科市政府的支持? 这是你们成功的原因吗?

帕: 我们出版社没有政府支持。我们仅有一本书得到过莫斯科市政府的赞助, 这是其一; 莫斯科市政府曾为我们提供过一次免费展览的场地, 这是其二。仅仅是一次性的。

张: 我以为有政府的支持, 你们出版社会更容易赢得市场。

帕: 我们出版社没有政府的支持, 全靠我们自己的市场营销能力。再有, 俄罗斯现在出版自由, 没有任何限制, 但我们自己需要谨慎, 不给自己惹麻烦。

张: 自从苏联解体后, 您觉得现在的出版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是更加自由还是更受限制?

帕：要具体看和哪个时段相比。如果与苏联时期相比，当然是现在要好很多，简直无法比拟。如果与 90 年代相比，现在的环境显然要更差。说到 2000 年到 2010 年，那时的环境又比现在好一些。从 2010 年到现在，出版环境变得越来越严酷。过去对书籍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检查，现在没有。但现在实际上有的是经济方面的审查。比如，我们出版的某本书，拿到批发商那里，批发商看了说：“我们不想把这本书放到书店的架子上”。也就是说，我们亏了，我们花在这本书上的钱都白费了。没有人禁止我们出版，但如果这本书的销量不好，也就白干了。

张：这严格说来，是市场机制，对吗？

帕：对，是市场，但我想说，这是监管下的市场。当然了，有些小企业，小书店，个体书商会随便销售某本书，但是大销售量只能依赖大型交易网站，而这种网站非常注重书籍的内容和质量。

张：您作为资深主编，很懂得将文化与市场结合。找到文化与市场的结合点并不容易，从您的角度看，这取决于什么？

帕：现在市场分化得相当明确，我们知道自己在市场所占的份额，这就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地方。我们有特定的受众群体。我们出版社的书籍主要分两大块，一块是经典文学作品，包括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品，特别是 20 世纪经典作家的文集，比如您喜爱的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集。我们出版的经典作家包括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维索茨基（В. Высоцкий）、巴别尔（И. Бабель）、巴什拉乔夫（А. Башлачёв）、贝科夫（Д. Быков）等等。这些书，其他出版社出版得很少，因为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需要优秀的编辑团队，具备专业素养的员工。不是哪家出版社都有资深的编辑，而我们有，这是我们出版社的优势，所以我们这方面比其他出版社更有竞争力。还有一些我们专属的领域，我们专有的市场份额，比如文学理论书籍，目前很少有人出版这些书，它们的印刷量也最少。但是有上千人需要这类书，而我们知道这上千人在哪里。所以我们出版这些文学理论书，比如当代文学评论家娜塔利娅·伊万诺娃和她同行的书，就是在我们这里出版的。这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缘由，我们要比那些刚出道的出版社更容易生存。我们在出版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第二部分，是少年读物，不是幼儿读物，是面对 10 到 14 岁少年的文学读物。他们这个年纪喜欢读冒险、科幻类小说，尤其喜欢关注自我的书，如“我自己”“我的学校”“我的班级”“我的同龄人”等。写这类书的作家并不多，我们几乎认识所有写这类书的作者，有固定的合作作者，他们的书很受欢迎，我们这里有几本销量达十几万册。这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市场份额，并且在市场上立稳了根基，这方面基本没有什么竞争者，这也是我们出版社的优势。

2 时代出版社对作家作品的判断

张：我从网上了解到，您和阿列克西耶维奇大学读的都是白俄罗斯明斯克大学，你们是大学就认识吗？

帕：我比她要早几年上大学，我是物理系的。而与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认识是后来的事，我们当时都在一家青年报社工作。明斯克有这样一家国家级的青年报社，名叫青春旗帜，我在那里工作，之后去了另一家国家级的报社——农业报工作。阿列克西耶维奇上大学时来这家报社实习，我们就在那里认识了。我当时是书记，她是实习生，这大概是在 1972 年。

张：可以说，你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对吗？

帕：不能说我们始终都很友好……但是，当然了，我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彼此支持，有时还会见面。后来我在 89 年离开明斯克来到莫斯科，而阿列克西耶维奇先是留在明斯克，此

后去了波兰、芬兰、意大利，在国外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当然，我们始终都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对方。大概 10 年前，我们在莫斯科意外相遇，她告诉我说她有自己全部作品的俄语版权。我们也很愿意买下这些书的俄语版权。2005 年，我们签了合同，时代出版社买下了她全部作品的俄语版权。

张：我知道你们是唯一一家拥有她作品版权的出版社。我在莫斯科时，要找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看了几家书店都没有。后来是在莫斯科大学的马克西莫夫书店订到的，店主说他专门找你们出版社订购她的书，只有你们出版她的书。

帕：可以在网络平台迷宫书店上买到的，这是我们专门的合作伙伴。之所以书店里买不到，是因为有些书店不太愿意卖她的书，而且他们的偏见还相当深。他们之所以对她不满，在我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她是个苏联作家，她最初的奖项都是在苏联时期获得的，比如列宁共青团奖、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等等。当时没有人认为她是反苏作家。她今天怎么突然成为政府的敌人了呢？我不是很理解这些人，但的确有些书店是这样对待阿列克西耶维奇的。通过网上书店，我们很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迷宫网络书店面向全国，从每个角落都能订购到她的书，而且比书店买的便宜。她的五本书都卖得很好。最畅销的是她的第一本书《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以及最后一本《二手时代》，我们是一次次再版，尽管有此前那些书店不合作的周折，但这些书的销量依旧很好，给我们出版社带来稳定的收入。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她的五部作品是我们出版的第二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首次出版了她的文集，当时是四本书，还不是五本，也卖得非常好，但当然比不上获奖之后的销量，而且现在是五本。

张：她的第一本书《战争中的非女性面孔》，出版于 1985 年，这是哪个出版社最先出版的？

帕：是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我记不清了。后来很多出版社都出版了，她的书在出版方面没有问题。尽管我们拥有独家版权，但是我们允许其他出版社出版她的作品。比如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有的出版社想出版她的系列丛书，因为阿列克西耶维奇在那里参加他们的活动。我们当然允许他们出版。我们希望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在最好的图书馆里被展出。

张：关于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奖，俄罗斯人的看法不一。我接触的大都是做文学研究的，有人觉得她是最有分量的作家，她获奖是实至名归。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俄罗斯有那么多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偏偏是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对此怎么看？

帕：我恰好非常清楚，为什么是她获得了诺奖。我很早就看好她的书，我们和她签约的时候，她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坚信，她迟早都会获奖。我甚至找到了当时的采访记录，还有一份有趣的文件。我们当时准备出版她的五本书，印数很大，这需要大笔资金。我想吸引有威望的机构来赞助，就找到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给那里的负责人写了很长一封信，信中谈到，我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显然是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竞争力的人选，如果贵基金会能资助我们出版她的书，这无疑会提升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基金会的声誉，这样做不仅正确而且公正：一个诺贝尔奖基金会赞助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取笑我说，等拿到诺贝尔奖再来找我们吧。我对自己所做的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学占优势的国家，她的重量级作品肯定会被读者认同。且不说体裁，毕竟各人喜好不同；仅仅看内容就够了：她花 40 年之久，实际上写的是一本大书。她为此付出巨大努力，收集了大量的素材，精挑细选，选出那些最具代表性且能打动人的片段。这种巨大的付出不可能不被注意到，因为很少有作家能驾驭如此庞大的工作，单凭这一点就该被嘉奖，这是其一。其二，关于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世界各地的出版情况让人兴奋。要知道，作家可以一次和一个国家的出版社签订合同，但不可能上百次地和上百个国家签订出版合同，从没有过这种情

况，但她的书是个例外。获奖前，她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了 20 多种语言，在很多国家出版。每一次读者都坦诚地说，她的书让人印象深刻。我自己亲耳听到他们说，书里写的不仅是你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听到这些，你会蓦然悟到：她是一个全球性作家，她写的内容如此具有普适性，可以跨越重重障碍、越过所有边界而直抵人心。而且，她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不可能不发现这点。因为世界上达到这种境界的作家少之又少。这肯定是一种很特别的才华。她自己说，“我是个用双耳聆听世界的人，我听到了，仅此而已。”而我看她不仅听到了，还创造性地做了筛选剪辑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其三，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科学院明显面临危机。也就是说他们几次评出的获奖者让读者和作家都感到莫名其妙。有人指责他们过于高端，只喜欢精英文学，喜欢那些只有小众能看懂的作品。据我所知，俄罗斯就曾多次提议一位极其优秀的诗人艾吉（Г.Н. Айри），他也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上。但我想，就算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买他的书来读的人也很少，出版社的印数也就几百来册。他的确是超凡的诗人，有赏识他的人，但这样的人很少，这显然不是大众文学。这对于诺贝尔奖委员会，当然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危机。他们也战胜了 this 危机，他们拓宽了诺贝尔文学奖科学院此前规定的界限。在给阿列克西耶维奇授奖时，我当时也在瑞典，和几位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交流过，听到的都是这类话题。他们说，有一些重要条件必须达到，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授予这个或那个作家时，我们可以据此做出答复。我们很容易给出的解释是：第一，要获得全世界的普遍认可，要有世界知名度，人们能在街上认出这些作家，能评价他们的作品；第二，这就是我说的普适性，不是仅仅得到专家等小众群体的赏识，而是要有广大的听众和读者。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这些决定很重要，这拓宽了获奖文学的体裁范围。他们还说，非虚构文学很久以来就绝对是虚构文学的竞争对手。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列克西耶维奇，正是将非虚构文学纳入到严肃文学圈的尝试。让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平起平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平起平坐。人们早就注意到这点，近几年她已经获得了许多其他国际奖项，都是因为她的文献文学创作。这种文献文学已经成为时代趋势，而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注意到了这点，并对此做出了正确的反应，这的确非常好。他们还提到，要将摇滚诗纳入评奖范畴，所以当 2016 年诺奖授予鲍勃·迪伦（Bob Dylan）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很明显，他们想要在这个领域寻找获奖者。此外，还应该把那些尚未被注意到的文学体裁考虑进来。比如，幻想文学，也和高雅文学一样，是一种最大众、最有趣、可读性最强的文学。我记得他们曾专门提到了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如果不是他已经去世的话，我认为他将会是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他也是一个严肃作家，是文学大师，以非同寻常的体裁写作。所以，诺奖委员会扩大入选文学的体裁范围，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因为有人坚持站在高雅文学一端，不容许将任何人的作品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提并论。

张：说到肯定作家创作的价值，中国可以说是走在前面。中国是最早翻译出版阿列克西耶维奇作品的国家，她的第一本书《战争的非女性面孔》1985 年出版后，1986 年就有了中文译本。

帕：我知道，她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对她评价很高。

张：这似乎是偶然的，但正像您说的那样，这是一种趋势。可以说，她创作的题材和体裁是世界所需要的，尤其是对中国读者。

帕：对，我已经说了，她的书具有普适性。她的书发行得这样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语言很好翻译，书中的内容是人们的讲述，用的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可以不费力地翻译成越南语、汉语、印地语以及英语等等。而如果把普拉东诺夫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语言太难了。

张：然而，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也还是有了中文译本。

帕：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普拉东诺夫，而阿列克西耶维奇写的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书，这很重要。

张：的确，她的体裁很独特，目前很多人还没有理解这种体裁，这是一种全新的声音体裁，它不完全是非虚构，这是一种新的体裁。

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需要作家有高超的技巧，作家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压缩她所听到的东西，细致地挑选后再重新组合。她不是简单地拎着录音机走了十几年，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注入到读者的头脑中。这种写作需要非常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她的创作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

张：这种体裁与阿达莫维奇创立的“超文学”（сверхлитература）传统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帕：首先，阿列斯·米哈伊洛维奇·阿达莫维奇（Алесь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дамович）是她的老师，她开始是与阿达莫维奇一起进行这种创作的，据我所知，正是阿达莫维奇给了她买第一台录音机的钱，她就是用这个来录音的。阿达莫维奇有一本书是《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是与另外两位作家合著的，这本书启发了阿列克西耶维奇创作《战争的非女性面孔》。阿达莫维奇的这本书当时没有那么受重视，不像今天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但显然那里已经为今天这种文学体裁奠定了基础。他们当时也是用录音机记录了像哈登¹这样的白俄村庄被法西斯烧毁后幸存者的声音。这本书的问世，对于阿列克西耶维奇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创作风格。阿达诺维奇不仅是记者、作家，还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很清楚，他在用一种全新的体裁写作。他对这种体裁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创作上，还表现为理论探索。正如您所说，这被定义为“超文学”。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预见性，他预测到了这种新体裁的诞生，为此后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指出了方向，而阿列克西耶维奇也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她是他的好学生。

张：每一种体裁都与作家所要表现的主题相关，这种体裁出现在白俄罗斯并非偶然，与白俄罗斯特殊的地理地位和历史有关，也与阿达莫维奇的创作理念相关。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帕：当然，这首先与白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有关。历史上，来自各个方向的战争不断地滚过这片土地。战争带来的灾难是抹不去的记忆，这自然会进入到文学中。同时，这种文学体裁也与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出现的两位重要作家相关，即阿达诺维奇和贝科夫（Василий Беклов），这两位作家对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对于这种文学体裁的形成都至关重要。还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就是阿达诺维奇对战争的态度始终未变，不忘战争中人们所受的痛苦，总是激烈地反对战争。比如，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一方面来说，这部影片是反法西斯的，因为这是关于苏军武器和情报方面胜利的内容；另一方面，电影是对法西斯的美化，影片中的法西斯军人都很帅气，穿得很漂亮，讲话也很机智，很有哲理。但是阿达莫维奇说，事实完全不像电影中演的那样，法西斯军人是一群野兽，他们都粗鲁野蛮，他们到处开枪，把人烧死，他们不可能是这种文明高雅的样子。这种泛人道主义的多情，突然出现在电影院，就像让人观看的展览，突然出现了对于纳粹的人性化处理。但是阿达莫维奇坚决反对这种美化法西斯主义的做法。阿达诺维奇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上逐渐出现一种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有其合理性，至少在当时是：我们为自己的祖国作战，他们也是为自己的祖国作战。我认为阿达诺维奇预见到了这种影响，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中也一再强调，她的五本书都体现了作家这样的思想，绝不允许与任何反人类的战争妥协，不允许任何美化侵略者的做法。

3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对作家作品的出版情况

张：阿列克西耶维奇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大作家，但在俄罗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她的创作理念。有些是因为人们还不理解这种体裁，觉得她写的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觉得俄罗斯有很多比她更优秀的纯文学作家。还有一种观点是因为她写作的内容，认为她写的都是俄罗斯生活的负面现象，所以她不爱俄罗斯。我看过一些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视频，她经常批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的做法，针砭时弊。您认为她这是勇敢，还是激进？

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么写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呢？他对人性的揭示不也让很多俄罗斯人难以忍受吗？阿列克西耶维奇是有原则的。她不想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与政府的错误做法相妥协。她不愿意生活在国外，更喜爱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她在明斯克郊外买了房，继续自己的创作。政府现在尽量不去注意她，因为她又没有举着标语上街发表言论。如果过度关注她，政府反而更被动，这是其一。还有，对她获得诺奖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家之间的矛盾，她毕竟是白俄罗斯作家，为白俄罗斯争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俄罗斯几十年了都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这点说，好像是白俄罗斯占了上风。但她是有原则的，不会轻易发表什么言论。有人想利用她的国际声望，让她发表支持或反对什么观点时，她总是很谨慎，她非常小心地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顺便说一下，她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她常说：“还是让我写作吧”，因为她写的要比她说的好。

张：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她写作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接近。然而，索尔仁尼琴在上一个时代，被俄罗斯人奉为民族英雄，并且受到政要人物的青睐。普京、梅德韦杰夫都对他倍加尊敬，他死后的葬礼几乎是国葬，没有哪个作家获得如此高的待遇。他从一个批评政府的作家转为被政府视为国师的作家。而阿列克西耶维奇却落在了另一个时代，落到了后苏联时代——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不断上升的时代，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得到的评价也远不如当年的索尔仁尼琴。

帕：的确，他们都有各自的时代。我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很多思想同俄罗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尤其是他的“俄罗斯国家理念”。他捍卫国家统一，他主张保留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苏联，反对乌克兰分裂等。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政府执政理念的来源。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性格不同，索尔仁尼琴是斗士，是演说家，而阿列克西耶维奇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张：但是她的内心并不柔弱。还有一点，富有悖论性的是，一面是民族主义势力在高涨，一面是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强。就我自身感受而言，莫斯科的氛围要比过去更友好。十几年前我在这里读博，那时候人们对外国人并不很友好，现在就不然，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友好，这不能不说是全球化的影响，俄罗斯人变得更加开放了。但阿列克西耶维奇似乎对此不太乐观，反倒感觉自由状态令人担忧，您怎么看？

帕：她忧虑的不是各国之间的矛盾，而是苏联人的两极分化，在她的最后一本书《二手时代》中写到：俄罗斯出现了新的群体，将近一半的俄罗斯人把苏联和苏联生活当作理想，尽管越来越少的人了解苏联，但还是把苏联打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形象。这个群体主要是老年人，但也有年轻人。而另外的群体不想回到过去，他们想让国家变得更加文明。所以这两个群体之间有冲突，政府的任务就是消除这种紧张。但是政府不理睬，他们仍然持之前的态度。所谓的稳定其实不是稳定，而是对过去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回归，这是非常糟糕的。阿列克西耶维奇称此为“二手时代”，也就是这本书的名称。这个书名充分体现了我们生活在二手时代这个现象。

张：也可以这样说，她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在这一点上她非常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都是一次心灵的重生。读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也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她的作品总是让人远离舒适，让人时刻保持警醒与思考。

帕：我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他总是以各种人物各种角度的诉说，平静地阐释他自己的哲学认知和对世界的思考。比如说作为文学巨匠，他轻松平静地展现斯梅尔佳科夫这个人物，这是一种声音，实际也是一种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使用文学虚构手法，而阿列克西耶维奇是使用非虚构手法，但异曲同工，都令读者震撼，从这点上说，他们是相似的。阿列克西耶维奇采访到许多令她不安的声音，她所描绘的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对当下人类命运的警示，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表达了俄罗斯的东正教理念，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没有涉及宗教，她自己对东正教教会的一些做法也颇有微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教会人士怎么评价她的创作？

帕：教会人士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在白俄罗斯，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受到东正教代表全白俄罗斯名誉大主教菲拉列特（Филарет）的祝贺，以及天主教代表大主教孔德鲁西耶维奇（Тадеуш Кондрусевич）的祝贺。这两种信仰体系中的人都充分肯定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创作中所弘扬的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指向任何信仰的人。

张：您刚才说销量最好的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和《二手时代》，您能谈谈最近几年这些书的销量吗？

帕：从2014年至今，我们出版了五次《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总印数达到三万五千册。出版过三次《二手时代》，总印数是两万五千册。其它三本书（《最后的见证人》《锌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每本书的印数都是一万五千册。

张：阿列克西耶维奇目前的国籍是白俄罗斯，她的书在白俄罗斯的出版情况如何呢？

帕：白俄罗斯没有出版她的书的俄文版。只是在卫国战争纪念日前，出版了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她的书，是翻译成白俄罗斯语后出版的。出版这套丛书的费用是那些热爱她作品的读者和想要出售她作品的书店筹集的。据我所知，第一版的印数是一千册，但肯定还要加印。

张：就是说，她的读者更多是在俄罗斯，而不是白俄罗斯。您能谈谈她目前在白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吗？

帕：白俄罗斯有一种非官方的书报审查制度，没有官方出版社出版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书。对于她本人，官方尽量不去注意她，不邀请她到电视节目上，官方媒体也不报道她的活动，但也不禁止她参加任何活动。她还是很自由的。因为如果限制她的自由，会更麻烦。她在主持一个文坛辩论俱乐部，她每个月都邀请著名作家、政治家、学者参加，谈论文学创作问题，也谈一些实事热点话题。在俄罗斯，对于她的作品和对她的谈论，没有任何官方的限制，但每次谈论都会引起她的对手们的负面反应，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张：非常感谢您谈到的作家生活和作品出版情况，这可以帮助我们走近阿列克西耶维奇，深入理解她的作品。

附注

1 哈登：白俄罗斯村庄，二战期间，整个村庄都被希特勒军队焚烧。这样的村庄在白俄罗斯有74个。

Alexievich and Vremya

— Interview with the Director of Russian Publishing House Vremya

Zhang Bian-g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house Vremya in Moscow, Russia, has the copyrights to the Russian edition of the entire works of Nobel Prize-winning author Alexievich. What kind of publishing house is this? How does it share the author's creative vision and work with her for a long time? How did it predict her winning of the prize? What is the exact circulation of the author's works and the feedbacks from readers? How did Belarus and Russia accept her work? With these questions in mind, I interviewed Mr. Boris Natanovich Pasternak (Борис Натан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the director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Vremya.

Key words: Publishing House Vremya; culture market; Alexievich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写作研究”(项目号: 16BWW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变革(1967—),女,汉族,北京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2-03-23

[责任编辑: 刘 鋈]